

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6

新华
好读

太阳 *Taiyang* 脸

Banzhanglian 半张脸

张秋铎 著

哲人说人生是条崎岖的路
禅宗说人生是个不圆的圆
作者说人生是朵摸不着的云

新华出版社



新华好读小说系列6

太阳半张脸

Taiyang
Ban zhang lian

张秋铎
著

新
华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阳半边脸 / 张秋桦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 - 7 - 5011 - 9840 - 5

I. ①太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5172 号

太阳半边脸

作 者: 张秋桦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责任编辑: 孟 通 庆春雁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 - 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 - 63072012

照 排: 北京兰卡绘世图文制作公司

印 刷: 北京竹曦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60mm × 240mm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1 - 9840 - 5

定 价: 28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 - 63077101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2
第三章	50
第四章	81
第五章	107
第六章	131
第七章	158
第八章	179
第九章	208
第十章	230
第十一章	255
第十二章	284
后记	305



第一章

金色幽默：

一个小男孩和两个小女孩玩过家家。

小男孩说：“我要当老公”。一个小女孩说：“我要当老婆”。

另外一个小女孩听了后则眼泪汪汪：“那我只能当小三儿了。”

一 罗马柱

龙腾和张梦非丧魂落魄地从大西南逃了回来。

省城到了。火车喘息，乘客骚动，人流如潮。龙腾心十分悸动：康巴、二罗汉，还有玛丹，狗眼看人低！你们到底没能把我拘住！

走出车站广场，龙腾不觉回身向那遥远的天边眺望。雨林、芭蕉、大象、清泉，还有闪亮的火把……那里有陷阱，有迷雾，有倾倒的景色，有心悸的噩梦，还有，还有难忘的人。当那一幕幕在眼前掠过时，他不禁心语喃喃：

伊美，你好吗？咱们何时才能相见？

龙腾张开双臂，像只张开翅膀的大鸟，那么贪婪地拥抱晨曦，拥抱江风，快步向江边跑去。他直挺挺地倒在一片葳蕤的青草上，眼睛死死地瞅着空旷的天宇。脑子像遭到黑客攻击而来不及恢复的电脑，霎时间黑了屏。



一朵瑰丽的云彩，飘浮在江城上空。云彩把绚烂的晨光罩住了，映出一片朦胧金色。龙腾躺倒在青草丛中，双臂仍然张开着，两条腿不禁放纵地劈开来，整个身体活赛是一个墨写的“大”字。

他要把自己汇入这条江水，溶化这片土地，揉进身下这块绿油茂密的青草……

许久，张梦非走过来对他说：“伙计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
淡淡的晨光，薄薄的晨雾，轻纱般地笼罩着美丽的江城。

计程车驶过江桥，向右拐个弯儿，就到了去星光市的长途汽车站。可当他们走下车时，一辆大宇轿车映入眼帘。灰色的车身，后视镜的杆上，拴了条小小的红绸带，还有那熟悉的车牌号码。张梦非的眼睛一亮，欣喜地说：

“伙计，有人接我们来了！”

不多一会儿，周娜和司机老黄从车站里面出来。张梦非像看见了救星，老远就喊起来：“周娜！”

“梦非！”周娜也发现了他，像发现了从天而降的星。

司机老黄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张总，您可回来了。”

周娜紧蹙几步，双手扳着张梦非的肩，那两片性感的唇，快碰着张梦非脸颊的时候，蓦地发现了站在身旁的陌生人。于是，唇里吐出一句嗔怪：“怎么搞的？出去这么长时间，也没有打个电话。我真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呢！”

“我不是给你打过两个电话吗？”张梦非说。

“你那还叫电话？差点没把人吓死。第一次来电话说叫我寄五十万块钱去，光有银行账号，可就是没有详细地址。问你，你吞吞吐吐不肯说。电话里好像有人喘大气，我是怕你被人绑架了。”张梦非没有辩驳，只是说：“第二次给你打电话，叫你去昆明接我，你怎么……”

“这不就是去接你吗！你倒跑到我头里了。”周娜向后甩了一下头发，笑起来，“那好，上车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

张梦非这才把陌生人介绍给周娜，“这是我的好朋友龙腾。”

周娜很有风度地伸过手去，说：“先生，见到您很高兴。”当她的眼睛瞥向对方的时候，不觉愣住了，“您，您是不是在火车上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龙腾一时想不起来。人在旅途中遇到的事情太多太多，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记得住。

周娜握着他的手没有放下。“小偷偷了一位女士的钱，您把小偷抓住，把钱还给了那位女士，还被警察……”

“对，有这回事。原来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挨偷的女士！”龙腾想起来了，也终于认出来了。那天他被关在警察的值勤室里，她去看他，道过歉；他向她吼叫过，撵她出去。当时并没有想要记住她，但此刻，在这个无限广阔而又极其狭窄的天地里，当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，唤起了他的全部记忆。他认真打量眼前的女人。是她，高挑个儿，圆圆的白净的脸庞，波浪般的短发，被一个紫色的蝴蝶形发卡约束着，显得大方雅致，温柔可人。没想到她就是张梦非的秘书。

周娜是个热情人。当来人终于认出自己时，她感到极其欣慰，又把握着的手摇了摇，这才松开。

“怎么，你俩认识？”张梦非看傻了。

龙腾的脸红了，尴尬得不知怎样表达那段奇遇。

还是周娜嘴快，赶紧说：“认识认识，要不是他，那次可就惨了！”

张梦非说：“你们的故事慢慢讲，咱们先上车。”

“哎呀，还得退票！”周娜告诉张梦非，她托车站的朋友买了张到昆明的卧铺票，就是为了去接他们。现在人回来了，她得赶紧把车票退掉。

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车如流水，公路两旁是一簇一簇的农户。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上，哪儿有黛绿色的树林，哪儿就有人家。棉花长得很高，农民们背着喷雾器在打药水。视线中，偶尔会发现一个小湖，碧波悠悠，波纹在阳光下闪着金光。小湖里，长着满满一湖红莲绿荷。水牛在湖边饮水，在泥里打滚，时而瞅着公路上奔跑的汽车“哐哐”地叫。眼里有好奇，有羡慕，有对自己一生辛劳而不求回报的喟叹。

历尽劫难的张梦非，身心一放松，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车上人听

到了他均匀的呼吸声。周娜嘱咐老黄把车开得稳当些。汽车后面的沙发上，周娜和龙腾在交谈。更多的是周娜给龙腾介绍星光市及星光商厦的人和事。龙腾听得很专注。只是听着，并不发问。周娜介绍的每一个人，在他的脑子里几乎都形成了印象。龙腾曾经写过小诗，很善于形象思维。

“对我们星光市的印象怎么样？”周娜热切地问。
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。”龙腾淡然一笑。

“星光是个新兴的城市，很有发展。”周娜说，“星光商厦是商贸物流中心，是我们星光市的脸面，各方面都很重视。”

“周娜，”张梦非醒了，他似睡非睡，松弛与兴奋交织一起。他问：“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后，怎么那么长时间没有动静？”

“那你得问胡国堂。”周娜煞住了和龙腾的谈话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张梦非认真地问。

“他说先不给寄钱，他说这么多钱寄出去会不会落空，他要请示市领导。”周娜委屈地说，“我催过他几次，人家就是不签字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胳膊拧不过大腿。”

说话间，汽车拐入高速公路出口，驶入了星光市区。

星光，过去只是个县级市，八十年代末，工农业产值直线上升，国务院批准为地级市。这个市有着古老的历史，是湖广一带的富庶地区。六十年代末改县建市，而且干脆连名字也改了，说它会像星星一样在长江和汉水的上空升起。果然，不久三峡工程快速上马，一条高速公路沿着长江和汉水向西延伸。星光市崛起了！光芒闪耀，灿烂辉煌，引起了人们的注目。

汽车来到市中心，停在星光商厦门前。张梦非下车，招呼龙腾走进电梯，直驰商厦顶层。

张梦非回来了！张梦非带着生死相依的朋友回来了。他好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。他已经消失了一个多月，也就是说这一个月，他没能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，没能控制这座商厦。人们对他有议论，有猜测，有抨击。“张梦非是不是携款外逃了？”“张梦非还找商厦要钱？商厦又不是他的银行。”“张梦非走了，星光商厦垮了！”这时他突然



回来了，尽管人们热情地和他打招呼，但眼里不可掩饰地流露出惊奇和怀疑。

“张总，您可回来了！”

“这些日子，我们可想你呢！”

“您瘦了，黑了，您可为商厦操碎了心啊！”

“张总……”

张梦非心里有数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自己到底回来了。回来了就是最好的说明，就是对怀疑他的那些人强有力的回击。只要自己往总经理的交椅上一坐，星光商厦里的一切人和事，都得听他的。他突然想起了还乡团长胡汉三的那句话：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！嘴角牵动一丝侥幸，得意地笑了。

周娜马上打扫总经理办公室。其他人也忙着打水斟茶。

“去把各部门经理和中层干部都叫来。”张梦非吩咐周娜。

周娜说：“胡总正在招集他们开会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张梦非没有犹豫，连水都没有喝一口，说，“那正好，我们去开会。”龙腾没有动弹，他拉一把说，“一起去，咱俩不是说过吗！”

会议室不算大。中央拼着一张硕大的椭圆形会议桌，空地上放了几盆鲜花。紫色的地毯，乳白色的桌椅，乳白色的墙壁，显得高雅别致。会议室到处有“请勿吸烟”的警示。空调把冷气送出来，十分清爽。

胡国堂正在会议桌的那一端讲话。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张着耳朵听，有的在小本上记录。除了胡国堂左手抱着一只杯子，其他人没有一个喝茶。当周娜引导张梦非、龙腾走进会议室的时候，第一个发现他们的自然是胡国堂。他的眼睛只是不经意地一瞥，就被定住了，恰似电影中人物画面定格一样。

张梦非没有停留脚步，径直向原本属于他的那个位置上走去。当他来到跟前时，胡国堂好像才从长睡中醒来。



“张总，你可回来了！”他下意识地摘下那顶不愿摘下的灰色细眼纱帽。他的大脑袋光光的，连一根毛都没有，像只200瓦的大灯泡。他掏出手绢，擦了擦脑门上的汗，又赶紧把纱帽戴上。他把正座腾出来，挪到旁边，对张梦非说，“您坐这儿。”

张梦非没有客气，稳稳地坐下了。在联合国，圆桌不分上下，但在中国，没有哪一个单位的会议室圆桌是不分上下的。一个单位有一个单位的惯例，主人坐的那一边，背景墙上肯定嵌有大型壁画，或挂着某领导人的指示，或干脆写着本单位的精神训示。你看，张梦非坐的这个位置的背后，就是嵌着一张风景壁画；两边分别是张允怀主任和古今市长的墨宝。

“诸位弟兄，同志们，我回来了，大家辛苦。”他在主座上落座后，向胡国堂点了点头，扫视大家一眼，沉默了片刻。他说出的这句话，还真有点“胡汉三”的味道。

张梦非的突然出现，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和怀疑。他这么迅雷不及掩耳地走向主座，并带感情色彩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引起了一番震动。亲信欢呼他回来，他走了这一个多月，他们好像没有了灵魂；反对他的人希望他就此在地平线上消失，他回来后讲的这句话，仿佛在他们头顶上扔了颗原子弹；而大多数人觉得，无论谁来当总经理，他们都是这么个干法。干活吃饭，在商厦谋求一份工作不易，只要领导不断给自己的碗里添饭添肉，自己就拥护他，管他谁当领导呢，反正自己当不了。

龙腾和周娜坐在后面靠墙的位置上。他从人们的惊讶和张梦非的语气中，感受到剑拔弩张的气氛。

张梦非把龙腾叫过来，对大伙说：“这位是龙腾先生，曾在北京、天津、武汉等几个大城市的商业部门任职。这些日子我不是失踪了吗，其实，我是请龙腾先生去了。现在我宣布：龙腾先生为本商厦营业部副主任。……哦，老秦同志来了没有？”

下面回答，老秦的肝病又犯了，这些日子没上班。

“就让龙腾先生给老秦当助手，各部门要给予支持。”他把龙腾介绍给出席会议的每一个人——政工科长、人事科长、财务科长、保卫



科长、还有营业部各部门大小经理；当最后介绍胡国堂时，张梦非说，“这是我的老大哥，省劳动模范，优秀企业家，本商厦副总经理胡国堂先生。”

龙腾分明看到，胡国堂的眼睛阴了一下；和他握手的时候，分明感到他的手心冒着凉气。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。龙腾谨慎地说：“日后请胡总多多关照。”

胡国堂身不由己地点了点头，嘴里头不知道咕嘟了一句什么。

二 亮相

张梦非钟情于蜡染布。因为蜡染布市场行情看好，他想让商厦大赚一笔。

中国蜡染和爪哇蜡染，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。早先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，用它制作裙子、衣衫、头帕、背兜等。女孩子从小就学蜡染画，十多岁就成了能手。她们的嫁妆展示了自己的手艺。现在物质丰富了，洋货穿多了，人们又恋起了土布。

蜡染布首先是纯棉布。蜡花自然、淳朴、随意，深受城市女性青睐。蜡染布裙子、外套、小褂，以及房间饰品，只要一上货架就有人购买。张梦非想亲自去蜡染布产地进货，弄回来本地加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来了两个蜡染布推销员。

那两个人一听张老总有这样的宏伟意图，喜笑颜开，说他们那儿的蜡染布花色品种如何多，随他挑随他选，保证让他满意。他俩还悄悄地暗示，如果总经理亲自去，回扣大大的，还有漂亮小姐陪着游览大西南风光。张梦非的心动了，当然主要是为了商厦的效益。于是他随着这两个推销员一路南下，再西行。本该到贵州下车，这个时候他不知怎么迷糊了。一觉醒来，糊里糊涂钻进了一辆接他们的汽车。汽车一路奔跑，也不知到了哪儿，他感到不妙，要下车。那两个推销员和接站的人连劝带吓唬，最后把他拉到了一个大山深处的小村。

他们对他不打不骂，只把他往山洞里一放，说那儿别有一番享受。

起初，他不知那些人要干什么；后来他们说，你让家里寄钱来。他问，要多少？就要五十万，你就说已经看好了货，款到货到。他们说，那时你就可以回去了。于是他们让他打电话，告诉了银行账号。电话是周娜接的。她直问他的详细地址，他不能说，也确实不知道。一个黑大汉给他个恶狠狠的眉眼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知道，这笔钱一时难以筹集，而且地址不详，情况不明，聪明的周娜肯定会有疑问。可是钱不到，他们不会放人。张梦非伤心地大哭起来，自己必死无疑。死在这个鬼地方，连个报丧的人都没有……

张梦非回来的消息，风一样地传遍整个星光市。

张梦非和龙腾、周娜到一个西餐馆吃晚饭。菜很简单，无非是色拉、牛排、红菜汤，还要了三扎生啤。边吃边喝边聊，甚是融洽。周娜给张梦非讲了这一个月来星光市的大小新闻，说某某企业倒闭了，工人没有工资，到市政府门前静坐；某局长贪污受贿，被人告发了，监察局和反贪局正在查办；还说胡国堂又娶了一个老婆，放在乡下闲待着，尽管搞得很秘密，但还是让大老婆知道了；本商厦大约由于天气炎热，这一个多月营业额直线下降……

张梦非认真地听着，末了，说：“晚上我们去见江梅梅。”

趁张梦非去洗手间的时候，龙腾问周娜：“江梅梅是什么人？”

“市长夫人，是个重要人物。”周娜说，“星光市有四大名人，你到星光市来的第一天，就见到了三个。”

“哪三个？”龙腾的好奇心被拨动了。

“这三个是：张梦非、胡国堂、江梅梅。”

“哦，那第四个呢？”龙腾问。

“第四个就是九月菊，张梦非的老婆。会唱几首流行歌曲，就红起来了。”

初来乍到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诱人。龙腾感到新鲜，不解地问：“这四个人怎么就成了星光市的名人呢？”

周娜笑了，一口啤酒差点喷了出来。她说：“应该说，这四个人都有能耐。但他们能成为星光市的名人，是因为他们各有特点。”

“什么特点？”龙腾紧追不舍。



“你说，张梦非的嘴巴大不大？胡国堂的脑袋光不光？待会儿你要去见的江梅梅，人家都说她屁股大。还有那个九月菊，唱歌的时候喜欢露臂袒胸，两个奶子甩答甩答的。所以人们对这四大名人编了个顺口溜：张梦非的嘴巴，胡国堂的脑壳，九月菊的奶子，江梅梅的后座。”

龙腾饮着一口啤酒，也忍俊不禁地差点喷了出来。没想到星光市有这么些人物，有这么个滑稽的顺口溜。他的家乡东湖洼没有这些名人，自己在外闯荡这些年，也没有听说一个城市，一个单位有这么些值得炫耀的人物。而小小的星光市，竟藏着这四大名人！真是深水藏蛟龙，浅滩王八多。

“你们在笑什么？”张梦非从洗手间回来，擦着手，问。他俩说随便笑笑。又问他们吃好了没有，他俩都说吃好了。他说：“那就到江梅梅那里去吧，我刚才给她通了电话。”

三人正往外走，却被两个年轻人满面春风地截住了。他们一个是报社记者聂奇，另一位是电视台女记者先知。

两个记者分别亮出了记者证，其实不亮记者证他们也认识。不过记者们都有这么个习惯，见谁都喜欢掏出记者证晃一晃，表示货真价实，多少有些炫耀。

聂奇和张梦非握手，问：“张总这些日子外出干什么去了？我们新闻界和广大读者都很关心您。”聂记者同样长得瘦高瘦高，和张梦非站着握手，像一双正在夹菜的象骨筷子。他戴着墨镜，那黑窟窿后面的光，却直往周娜身上射去。

张梦非说：“这些日子我到南方考察去了，没有跟别人打招呼，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猜测和议论。”

“您考察后有什么感想？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的读者？”

张梦非想都没有想，随口说：“南方经济很发达，尤其是沿海地区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但他们为什么发达，许多人不甚了了。这次考察我深切地感到，除了政策宽松之外，重要的是干部思想解放，比如引进

外资，比如合资开发，比如出租企业和地皮，比如让外国人来管理某一个单位和企业。先进的管理和坚挺的资金，是经济腾飞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。”

聂奇问：“您可不可以联系星光市的情况谈一谈，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？”

“星光在发展，在前进。星光和南方沿海城市的差距，就在于不善于推销自己，不善于宣传自己的优势，不善于培养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”张梦非说，“我们应该利用三峡工程的契机，对外横向发展，让星光市的名字、产品、旅游资源响遍全国，让星光市真正像星一样发光闪亮。”

龙腾甚觉惊讶。这个张梦非张嘴就来，出口成章。尽管子虚乌有，可挺能唬人。此刻，他真的对他刮目相看了。

聂奇左手举着微型录音机，紧紧追问：“您对星光商厦的发展有什么想法？”

张梦非说，“星光商厦十年来成为本省明星企业。尤其近两年，它的发展，为国家所创造的利润令世人瞩目。我回来后，正在酝酿新的发展计划，等市领导批准后再实施。”

张梦非口若悬河，侃侃而谈，头头是道。年轻记者听得愣了神。女记者先知没有说话，但却抱着微型摄像机，把镜头始终对准张梦非。张梦非的话讲完了，但她手中的按钮还没有关，张梦非往外走，她往后退。

“行了吧，今天咱们见面就到这里。”张梦非说。

“不不！”先知说，“结尾还不完善。聂奇，你让张总再说几句向观众问好的话。快点！”

张梦非笑了笑说：“那就祝全市人民在经济腾飞中发财，我们商厦愿意提供良好的购物环境和一流的商品。我愿成为大家的朋友，谢谢！”

“OK！”先知满意了，十分满意了。她关了机，盖上镜头，很潇洒很现代地扑过去，搂着张梦非的脖子说：“张总，你真行！”

张梦非的脸挂不住，有点儿哭笑不得。周娜不高兴，自个儿走了。



走的时候留下了一阵风，旋旋地转。龙腾把脸转过去，装作看墙壁上的油画。

先知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很想留在省城，就拜省日报社副总编为老师，请教新闻写作。副总编带她出席过几次新闻发布会后发现，这位新闻系毕业生竟不会写新闻。她发现了自己的短处，越发和副总编亲近起来，搂搂抱抱，摸摸吻吻。他俩的秘密竟被觊觎副总编宝座的工业部主任发现了，就把他俩的事散布开来。副总编保不了她，就把她介绍到星光市电视台，因为这里的台长是他的老同学。先知原名吴先知，这三个字连在一起不好听，电视台记者上电视的机会多，要求采、编、播一体化，她干脆把那个姓去掉了。

张梦非看一眼表。明天，他的形象又将在电视上和报纸上亮相了，这意味着自己已经站住了脚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去见江梅梅。本来想溜溜达达去的，时间却被记者耽误了。这会儿周娜又走了。他只好叫辆的士和龙腾赶紧走，因为江梅梅有个特点，谁要比约定的时间去晚了，你说什么她也不会见你的。

三 麻将哗啦啦

星光市是个中小城市。除了古老低矮的民房，除了新盖的百货商厦和饭店，就再没有值得炫耀的建筑了。既没有二三十年代欧美风格的小洋楼，又没有现代派的摩天大厦。市领导住的公寓，无非面积大一点，房子多一点，装饰漂亮一点。古市长住在三楼，一层楼一户人家。究竟有几间，没几个人清楚。

车到公寓楼前，张梦非和龙腾下车，上楼，按电铃。这时，一只鹦鹉叫起来：“来人啦，来人啦！”过了好一会儿，屋里有拖鞋走动声。开门的是个年轻女人，是这家的保姆。

“江姨！”张梦非进门就叫。叫得那么响亮，那么亲热。

但，回答他的是一阵哗啦啦的洗牌声。客厅里，几个男人和女人在搓麻将。除了江梅梅，那三个人张梦非一个也不认识。



星光市几乎人人皆知，市长夫人的最大爱好是搓麻将。她可以和官员搓，也可以和平民搓；可以和熟悉人搓，也可以和陌生人搓。只要你愿意走进她的门，愿意坐在牌桌上。拍她马屁的人来搓，求她办事的人来搓，向她请安的人来搓，亲戚朋友来看望她，也得搓几把。她从不立规矩，也不下赌注，待大家码牌的时候，她说：我可没钱啊！来说：随便玩玩，随便玩儿。可谁玩的都不随便，都得想法让她赢，让她赢得高兴，每个人输得自然。牌桌上打麻将，实际上是向她进贡。有一次，外地一个客人来看她，连着赢了几把，江梅梅把脸一沉，在桌上一划拉，说，你打牌不规矩，把那人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。

江梅梅叼着烟，专注地瞧着牌桌。张梦非向龙腾使个眼色，意思是站着看别吭声。江梅梅的上家是个胖子，腰粗得像水牛肚，喘气像拉风箱。牌桌上一阵较量，又吃又碰，几圈下来，有人开始听牌了；江梅梅摸了张中意的牌，打出去一张，手里的牌也听了。胖子摸了一张，调整了一下阵势，小眼睛向江梅梅这边瞟了一眼，抽出一张牌来，扔在桌上说：“臭子！”

江梅梅的眼睛一亮：“就缺这张，和了！”那三个人一看说：“江科长，您老的运气真好，清一色一条龙，上上彩！”

江梅梅兴奋了。人们把票子往她面前送。她把大票子揣进兜里，小票子放在桌上，用烟盒、打火机压住。牌桌上的战事越战越酣，又打了几圈，江梅梅看看墙上的表，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你们还得赶回去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”

其中有个年少的女人，瞅一眼大胖子，对江梅梅说：“要不，陪您老人家再玩四圈儿？我看您手气正火。”

大胖子和另一个人也没有动弹，都想哄着江梅梅开心，说我们跟您学几手。

江梅梅把烟屁股扔进烟缸，说：“好吧，咱们再来一圈儿，让你们尽兴。”趁大家码牌的当口，她把张梦非叫到里屋说：“梦非，你来得正好。一丁要毕业了，过几天就回来，安排他干点什么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想。想先听听你的意思。”

张梦非说：“他总算有了文凭，好赖是个大学生，干什么还不由着



他挑！”

“唉，我总算盼他出息了。”江梅梅赢了钱，又被张梦非的两句话抹得更滋润了，“一丁的工作你看着安排。”

“您就放心吧，江姨。”张梦非拍着胸脯说，“一丁兄弟的事包在我身上！”

江梅梅心里有事，果然没有多打。一圈过后，她对那几个人说：“咱们今天就玩到这里，以后欢迎你们再来。”

那几个人早就巴不得不打了，可嘴里还说，要不再陪您玩会儿！他们各自装起余下的钱，说，今天就数您手气好，下次我们一定要赢您。江梅梅洋洋得意地说，欢迎欢迎。那几个人临出门时，大胖子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江姨，那事就全拜托您老人家了，等市长回来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我记住了。你们三天后听信。”送走了那几个人，关上门，回头对张梦非说：“哎呀呀，没把我累死！市长难当，这市长夫人也难当得很。成天人来人往，踢破门槛，被他们磨得够呛。”

张梦非说：“有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你就别接待。”

“谁接待了？人家敲门进来了，说来看看你，和你打打牌，你还能把人家撵走？”江梅梅说，“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人脸皮薄，又不会摆架子。来的人，多数是咱星光市的，就是外省外市的人，也是要求到星光市来讨一份工作，讨一个工程。你说说，同喝长江的水，同吃星光的饭，都是自己人，来了，也算我联系联系群众吧。”

张梦非被江梅梅噎得直翻白眼，于是他急忙转个话题，说自己出去了这些日子，总想给江姨打电话问候，可就是不方便。今天刚回来，第一个拜访的就是江姨。江梅梅说梦非黑了，瘦了，在外面一定吃了不少苦。张梦非说，还有人说自己携款外逃了呢！江梅梅说，别听那些乌七八糟的鬼话。有人传这话时，她就批驳过他们：一个根红苗正的青年干部，怎么会跑到那外国去呢。张梦非是有头脑的，那外国的月亮又不比中国的圆。